

哥们儿

老曲

著

中国铁道出版社

哥们儿

老曲

著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哥们儿 / 老曲著. — 北京: 中国铁道出版社, 2018. 7
ISBN 978-7-113-24452-1

I. ①哥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9910 号

书 名: 哥们儿

作 者: 老 曲

责任编辑: 王晓罡 奚 源

电 话: (010) 51873343

装帧设计: 李 悦

责任印制: 赵星辰

出版发行: 中国铁道出版社 (100054,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)

印 刷: 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1.5 字数: 300 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113-24452-1

定 价: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,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市电 (010) 51873170 路电 (021) 73170 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: 市电 (010) 51873659, 路电 (021) 73659

这是一个被“爱”串联起来的故事，
也是一个充满人生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哥们儿说

当我随便问一声周围的人们：“嗨，你们有‘哥们儿’吗？”

所有人的回答几乎都是肯定的。

“嘿！这话问的！谁还没有几个哥们儿！”

哥们儿在时下来得好像比较简单，例如身边的球友、酒友，当然还有牌友、驴友、舞伴什么的。这个词现在是一个既无需界定，又无确定标准的称谓。

不过在我眼中，“哥们儿”是这样一些在人生旅途中不断陪伴在你左右的人——他们一旦进入你的法眼，就会印上你独特的审美和志趣的符号！这颇有些“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”的色彩。

兴时！呼之即来，花点小钱，或寒屋，或路边小店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喝三吆四，话无顾忌，让你豪情迸发。这可能是哥们儿！

难时！倾心相诉，或无语静听，或同病相怜，泪洒衣衫，让你活在世上不觉得孤单。这就是哥们儿！

病时！伴医送药，用也许并不细腻的情感烘暖你的希望。这肯定是哥们儿！

错时！诤言相对，大声喊停，似一味警世的苦药，让你迷途知返，悬崖勒马。这是求之不得的哥们儿！

他们就像日常的衣服——不见得最贵、最好，但一定是你最爱！至于终生守志、共成大业像“桃园三结义”那样，你知道的，那只是传说。

正是在这种哥们儿的相聚和陪伴中，你感到了力量，体会出生活的有滋有味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哥们儿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一个个离你而去。在孤独的苦守中，回忆过去是你的另一种享受。

哥们儿的聚散中有一种神秘“缘分”的巧成。他们来时可能像一阵风，似乎是偶然扑进你的怀中；一旦缘尽，分手时虽带走了你些许热量，却不会让你如失恋般魂不守舍、痛心疾首。

请千万不要在哥们儿间制造太多的羁绊，让哥们儿的聚散如闲云野鹤般洒脱。来不迎，走不送。乘兴而来，尽兴后而去。少了些寒暄，多了些随意，挺好！

如此相伴人生，又何需再寻找什么知心、知音？在享受哥们儿所带来的乐趣时，也请一定记住：自己也要够“哥们儿”！

老 曲

2018年2月，于北京

1

梁欣本以为天应该大亮了，可睁眼一看，窗外仍是一片朦胧。再睡是根本不可能了，又怕起得太早把家里人都吵醒，只能耐着性子委在床上。

脑子一清醒，昨晚上的坏心情立时让他一点没了情绪。起因是，昨晚刚要睡觉，三十多岁的儿子小宝，不知在哪儿喝了顿大酒，进门就把他小屋里的音响开得山响，光着膀子又跳又扭。闹得梁欣在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地瞎转悠。

实在烦了！干脆出门到小区里看街坊们下棋。站了足足一个多小时，觉得累了，想着儿子也该闹腾够了，这才一步步往家蹭。进门一听，音响还开着，儿子钻在卫生间里，借着哗哗的水声边冲澡边可着嗓子在唱。梁欣一看这般光景，心里的火一个劲地往上蹿。他真想冲进卫生间和儿子理论理论！可老伴田娣死活挡着他，不让去！

说来，老伴是对的！小时候没教育好，现在可不就成了现世报。和儿子翻脸吵闹也不止一次了，每次也就是惹一肚子气，剩下的什么也解决不了。本来忍忍也就过去了，偏偏老伴临睡前想劝他两句，就劝出了火！

“你就不能换位想想，他这么大人整天闷在家里，他也烦！爱干什么干什么呗！只要别在外边惹事，你就假装看不见，消消停停的得了！”老伴说道。

“三十多岁的人，好吃懒做，眼高手低，自个儿没本事，还吃不了苦！这么多年不正经上班，还不能说！还不都是你宠的！你看看，他也三十好几了，还有一点规矩都没有！你问问他，从小到大，他扫过一次

地，还是擦过一次桌子？什么都不干，还得吃、穿都尽着他，他还烦？”

“噎！你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以为他愿意这么闲晃！他要能有个像样的差事，你想留都留不住他，早颠儿了！别什么都怨儿子！现在社会上讲的就是拼爹！咱家穷，又没个当官的亲戚，想找个像样的工作，得送礼、托门子。咱们不行，帮不了儿子的忙，可不就得忍着！他不扫地，也没让你扫，我来！我什么也不指着你们！别打架，咱们悄没声儿地过日子，我就知足了！”

“送礼？狗屁！那是邪门歪道！地，你扫！活儿，你干！累死你活该，天生老妈子的命！”

“得，得！我是老妈子！我是上辈子欠你们的！”老伴说到这儿，唏噓地掉起了泪。

你说憋着一肚子气，谁能睡得好？梁欣知道老伴这一落泪就得半宿，劝也没用，只能忍着。后来，听她哭得越来越伤心，就没好气地又叨唠了一句：“哭，哭！就知道哭！这会儿哭，能换回个好儿子吗？”

“好像儿子就是我一个人的！那不是你儿子？我惯着、我宠着，当妈的谁不这样？养不教，父之过！儿子小的时候你干吗呢？你为什么不教育？”

老伴说到这儿，等于是点了梁欣的哑穴。他没了说了！那会儿他积极又贪玩，整天泡在单位和哥们儿群里不顾家。儿子是怎么就一晃长大了，他还真像做了个梦。而今宝贝变成怪胎，说是老伴惯的，可自己这当爸的……唉！

梁欣窝着火，听着老伴的哭声迷糊了一宿，直到刚才睁眼，也没整明白这一夜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。

.....

梁欣的发小刘星，这宿觉不但也没睡好，还睡出了事！

昨天，接到保定来的电话，告诉他年初那笔化妆品的买卖可以结账了。接到电话后，他立马和媳妇扯谎，说是约了朋友，上保定喝酒。媳妇听了，说了句：“编！可劲儿编！怎么保定又有朋友了？”就没再搭理他。

他出了家门，在小区门口，可巧碰上同住一院的张成和肖国平推着车也往外走。要说这二位，加上刘星和梁欣，那可是当年上学、下乡号称“四条汉子”的铁磁。但此时，心眼活络的刘星可不想讲真话，就又把刚编的瞎话重复了一遍。没耽搁，直奔火车站。

火车上，刘星把手机调到计算功能，按出货单一笔笔计算着这批货能赚多少钱。结果一出来，他这心里有点不平衡！“白忙活了！肯定没人家二手挣得多！”他心里骂了一句，把头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，开始盘算怎么从二手的盘子里再挖出点干货。

刘星做的这单买卖，明面是韩国正宗化妆品，实际上货是从广西拿来的东南亚产的高仿品。这些东西，他不敢在北京推，只能走廊坊、邢台、保定这些三四线城市。当初，他拿着货跑遍了这几个城市的商场，总算挤出了点市场缝隙。眼看着有利可图，这才在每个城市找了当地的二手商。刘星说来也是明白人，可头一次做化妆品买卖，心里还是虚！当时就一个心思，把货发出去，少在手里积压。所以和二手们订的协议，那真是赔本赚吆喝，加价就给货！直到今天一算账，才明白自己有点亏！

他在保定找的这位二手商姓于，五十多岁，一脑袋白头发，瘦小的身量。要是头上包块手巾，穿个羊皮坎肩，换上缅甸大棉裤，那活脱脱就是个乡下的羊倌。这人，虽然瞧着貌不出众一副憨实相，那嘴可甜得能让你把自己卖了还帮他数钱！可能也正是这点本事，他走货比其他二手们快得多。刘星在北京天天忙着给他催货、发货！一开始还偷着乐，可几个月下来，他就犯起了嘀咕。几次偷偷去保定想看个究竟！可几次都是让老于灌一脑袋好话，加一肚子酒，任是什么也看不出来。

按刘星的智商，编个瞎话、整个糊弄人的段子不是费劲的事。可今儿，眼看火车已经进了保定站站台，想得脑袋直迷糊，也没想好能挖出肉来的方法。

“别瞎费这神了！上商场看看情况，见面先唬他一炮再说！”刘星想到这儿，心里像吃了定心丸，等车一停稳，下车就往外走。

“刘老，刘老！这大热的天让您跑一趟！快来吧，喝点冰镇的矿泉水。”

刘星刚一过检票口，循着声音立刻看见老于汗津津的一手举着矿泉水，一手撑着遮阳伞已经挤到了身边。

“哎哟，不用接！约个地方聚齐，上商场结账就行了！”刘星让老于几声“刘老”叫的，心里有点酥。又看他不顾满头大汗，高举着遮阳伞罩在自己头上，那劲头更是让他美滋滋的，有点当领导的感觉。心里美，脸上自然摆出了笑脸。话说出来也热情了几分。

“哥，您可真逗！结账那碎催的事，哪能让您干！能收的，俺都替您收齐了！您老坐一上午车，肯定又累又乏！走吧，俺的哥，地方俺安排下了。走、走，先喝点，回头您再听汇报。”

一听说老于把商场的账结了，刘星心里莫名其妙地有点打鼓，盘算着这里边是不是老于有什么手脚？脸上的笑脸立刻收敛了几分，问道：

“账你结了，还叫我来干吗？你把钱……”

“您说呢，俺不是想您了吗！俺要不说结账，您能来？咱一土包子，哪敢去北京叨扰您，也就是结账能和您能热乎热乎。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俺一辈子没个正经营生，没有个单位。遇见您，那就是俺的领导，俺给您当差！说点您不知道的，为了卖这点东西，俺里外不得好！媳妇嫌东西卖不出去，拿不回钱来，堆一屋子破烂占地方，天天没好脸子。商场里更得求爷告奶奶，四处当孙子！刘老，这要不是给您干，俺真懒得挣这杂碎钱！还不够鞋底费呢……”

“得、得了吧，你是无利不起早！这阵子，你这货没少走，肯定是挣下了。你甭老跟我说好听的，你报个实数，一共挣了多少？自己挣了多少？”刘星眼看心里的底线又要被老于的好话泡软了，赶紧趁着还明白让老于报账。

“哥哟！俺挣不挣都是小事，俺得让您挣上！俺个大老粗，就一想法，卖得多，你才挣得多！有好几笔买卖，俺宁愿赔，也要把货弄出去，还不就图着让您高兴！您看！您这岁数越来越大，还能老让您跑啊！老嫂子心疼不俺猜不出，可俺看着是心疼！这次约您来，就是想让您把上线的关系告诉俺，让他们直接给俺发货。您在北京当老太爷，就等着收钱看好吧！唉，快走两步，俺的亲哥！咱们到那空调房里喝上凉啤酒，

俺再给您细说！”

中午一顿，晚上一顿，刘星什么也没看见，唬人的话也一句没出口！又“赚”了一脑袋好话，一肚子酒，被老于送进了旅店。

“怎么着哥，您先躺床上，俺给您找个姑娘放放，醒醒酒？别老憋着！”老于看刘星喝醉了，就坏笑着张罗给刘星找小姐。

刘星醉得眼里只剩下老于那憨实的脸。他满嘴吹着酒气，说道：“又胡整！你看哥这把年纪，除了嘴硬、脑袋硬，浑身再没能硬的地方！找小姐？你快拉倒吧！还不如咱哥儿俩坐会儿、扯会儿。来，坐到哥身边来，陪着哥唠唠……”

“哥，您这才叫胡整！俺一大老爷们儿，哪如叫个闺女来，那多温柔！”

老于说着，挪了挪脚步，一屁股坐在刘星床边。顺手从床头柜上的纸巾盒中扯了两张纸巾，边替刘星擦着脸上、胸口上的汗，边接着说道：

“哥，您要想和俺唠唠……俺这可憋了一肚子话。”

“有话说，有屁放！你小子张嘴还能有好事？”刘星强咽下一口已涌到嗓子眼儿的酒污，一把拉过老于的手，边揉搓边说。

“哥！”老于未说事，先又甜甜地叫了一声哥！这才说道：“俺是想，就近在这儿租上间房，俺给哥好好拾掇拾掇。一是您来住着舒服，二是俺也有个落脚的地方，谈个生意也排场，这才能把买卖做大。可眼下俺真是没钱，俺是想……是想……您再让点利……”

“我就……就知道，你……你……想算计我！行……行！饭桌上你说有两笔买卖的账没结，得……得……结了……算你的……算你的……”刘星的酒劲一阵阵往头上涌，眼皮一个劲地往一块儿贴，糊里糊涂地答应了。

“那就说定了，哥！发货的那家上线……”老于用手轻轻摸索着刘星已经松弛的肚子，眼睛死盯着刘星快要闭上的眼睛，嘴上不松劲地追问着。

刘星是在睡梦中突然惊醒的！眼睛睁开，脑袋蒙蒙的，一时想不起来这是睡在哪儿。“真浑蛋，跟谁喝的，又断片了！”他骂了自己一句，

摸着黑，拧开床头灯，看见屋里的陈设，才想起这是到保定来收账。

“老于这小子什么时候走的！昨儿晚上……聊……聊啥了？他给我的钱呢？”想到钱，他一个鲤鱼打挺就坐了起来。仿佛记起，晚上喝酒时老于塞给他一张银行卡。

“卡呢？卡放哪儿了？”他光脚下了床，一边叨唠，一边在几件脱下来的衣服里翻来覆去地找了起来。

“放哪儿了？怎么没有了？别是老于这小子趁我喝醉了又给拿走了吧！不会，不会！老于就是会哄人，心还挺憋的，咱不能冤枉人！我的天，别是丢了？”他这一急，浑身的汗立刻涌了上来，脑袋也天旋地转地冒起了金星。他无奈地又躺倒在床上，双手使劲掐着太阳穴，认真回忆着昨天那点事。

“喝酒真误事，肯定又把实话都说了，别是把进货的上家告诉老于了吧！这要把实底都给了他，可就全毁了！这次算白来了，让这小子的好话又糊弄了！别说割他的肉，本钱都找不着了！我的天！我这是图个啥？哎哟！鞋里……鞋里……的东西！”想到这儿，他撑着劲探下身拎起了床边的鞋。抽出鞋里被汗水浸得发黄泛着酸臭味的鞋垫，直到从鞋垫夹层中抽出几张银行卡，他这心才算落了地。

他摆弄着手里的几张银行卡，脑子里反复计算着卡里的数额。当大脑定格在100万这个数字上时，一种快感油然而生，嘴角不经意地泛起了一丝志得意满的浅笑。

“唉……要早有这些钱，咱也给当官的送送，肯定早发迹了！什么哥们儿、媳妇，这年头没钱，连你妈都看不起你！”刘星骂完这句话，觉得自己总结出了人生真谛，心里挺解气！可愣了会儿，突然想起前些日子和梁欣酒后的一段对话。

“梁子，这两年，按说我算挣下了点，日子应该比你好过，可……可我这心里……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！看你一天缺盐少油，日子过得挺紧巴，可你和弟妹夫唱妇随挺甜美，倒让人眼馋！”

“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！钱挣得多了，烧手了吧？你挣了多少钱，那不关我的事，咱也不打听。不过你今儿说到这儿，我还真想劝你

两句！一是那蒙人的钱少挣……”

“嘿！现在这世道，就看谁脑袋活！蒙人？谁不蒙人！你现在吃的、用的，有几件是真的？”

“别人怎么蒙人，我管不了！你要不是我哥们儿，我才懒得搭理你！再说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东跑西颠，操心劳肺，就为那几个钱，值吗？挣多少是够啊？你看看你，现在头发全白了不说，浑身的肉皮子耷拉着，脸上褶子数你多！你挣得再多，还得有花的命！”

“你今天是怎么了，怎么拿哥们儿开涮？”

“开涮？你拉倒吧！我这是心疼你，盼着哥儿几个太太平平地一块儿多活两年。”

这段话，不知为什么，曾经几次在刘星的脑海里翻腾！梁子的为人是最让他信服的。他说这话虽然不那么中听，可细想心里是暖的。“你挣得再多，还得有花的命！”这句话现在琢磨起来，在理！我要真没这命……那不冤死了！他这心里不踏实，脑海里开始翻腾这辈子的经历。

刘星这辈子不易！少年下乡，就两个字：一是穷，二是惨，悬悬地把命丢了！返城后，考学差几分落榜。中年下海，光湿鞋不挣钱。成家，到手的是个斗鸡婆。刘星自己说：“真是点儿背到家了！”老年和梁欣一块儿下的岗。眼瞧着这辈子要交待，可他愣是不信邪，下来就没闲着，非要挣这个命！凭着前几年攒的人脉，他在圈里卖过安利，和别人搭伙卖木材、倒服装，摆地摊卖文玩、倒腾假古董。今年搭手又玩起化妆品。想到这一步，刘星觉着手里的几张卡分量重了起来。

“累！这辈子真累！要能有个暖窝歇歇……”刘星捏着这百八十万的银行卡，心里又羡慕起了梁欣。这傻哥们儿，别看穷，可人家找了个疼人的媳妇。刘星和别的有家的人不一样，值钱的东西一点不敢往家里放！他得防着，防着家里那斗鸡婆抄了他的底！

想起家里的媳妇，刘星觉得这是他这辈子亏得最大的一笔买卖，真是肠子都悔青了！当时，他和梁欣一块儿从农村返城，穷得又没钱又没窝。眼皮子一浅，找了家里有房、条件好，可没有北京户口回不了城了她。当时，他觉着这买卖肯定有赚！可新婚不出一个月，他就尝到了这

个老娘们儿的厉害——那真是所有收入要交公，一个月就十块钱零用！你要按揭，立马动员全家，让你净身出户。

刘星觉着自个儿连个倒插门的女婿都不如，心里憋屈！就找机会耍点奸，报点假账，说点瞎话。有一次，丈人让他买茶叶，他看那茶叶都一个色，就来了个以次充好，赚他个三块五块的。谁承想丈人内行，当场揭穿！刘星不但挨了家里一顿批判，而且被双倍罚款。

这样的日子，刘星一直熬到自己分了房，从丈人家搬出来才略有改观。可两口子的感情一点没存下，互相算计成了过日子的主要内容。本来，日子也就这么过了。谁想有一天他出门没锁抽屉，媳妇觉得有机可乘，打开他的抽屉一通乱翻！不但翻出来他几年的积蓄，更要命的是，他老爸临死留给他的一封信，落在了老婆手里。

老爸这封信，是告诫他现在这媳妇靠不住，所以一定要善待弟弟、妹妹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本来刘星对老爸的告诫并没太往心里去，只是觉得是父亲的遗物，留个念想。可这东西到了他老婆手里，意义就不一样了！一哭、二闹、三上吊，把女人的功夫用到了极限。回头就拉着刘星闹离婚！

刘星明白，老婆和他闹是惦着他的房子和存款。因此，坚决不离！来了个分屋睡，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分开睡的时间一长，媳妇醋劲又上来了，花大价钱雇了狗仔队盯他的梢。

可能是刘星心眼多，也或许是狗仔队不专业，几个来回刘星就觉出不大对劲。他明白，要想从媳妇嘴里套出实话成本太大，就可劲请十多岁的儿子大海撮了一顿！自然一切真相大白。知道了就里，他却不动声色，暗中盯上了媳妇的梢。直到狗仔队和媳妇碰头让他暗中照了相，这才拿着相片和媳妇来了个“三堂会审”。这一闹，总算是刹住了这个斗鸡婆的威风，日子才算消停。

临退休前，在铁路上班的媳妇要分房。两人自然都不想交出住房，这回是一拍即合，立刻办了假离婚。房子一到手，媳妇租了出去，俩人还是不死不活地沤在一起。可双方心里明白，夫妻的情分已经所剩无几。刘星早几年没觉出什么，可现在年龄越来越大，想起后事来，难免心里

发寒。

刘星瞧着手里几张攥出汗的银行卡，叹了口气，又探下身塞回到鞋垫夹层中。刚要起身，看见刚才找寻的那张卡正躺在床边的茶几下。他心里一乐，用一只手撑住地，使劲探出身子，另一只手吃力地向银行卡摸去。突然他撑地的胳膊一软，脑袋里“轰”的一声，人已滚下床来……

……

肖国平，身高1米93，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，这身高就是在篮球圈里也是稀缺物种！可这哥们儿偏是好静，不好动！一辈子没碰过篮球，反倒是叠腰、缩腿整天跟把二胡较劲！

老肖小时候，跟孩子们一块儿起哄，学结巴说话。没想一来二去，竟真成了结巴。他妈看着起急，就听信了偏方！在一阴天下雨的日子，让二小子偷着扇了他一嘴巴。哪知，偏方，就只能是偏方！这一嘴巴不但没治了结巴，反倒比过去结巴得更厉害了！“大个儿”性格内向，哥们儿都说他黏糊。只有梁欣了解他，说他的性格像铜钱，外圆内方。

肖国平因为个子高，圈里的朋友、哥们儿都叫他“大个儿”！时间长了，“大个儿”就成了他的名字。真要有个人冷不丁叫他名字，他还真犯愣！

昨天，是他早逝儿子的祭日。他约张成一块儿去给儿子扫了墓，回来俩人找了个小饭铺又是一醉方休，挺晚了才回家。推门就看见闷坐在沙发上的老伴，正用纸巾擦眼泪。他知道老伴是想儿子，本想过去劝两句，可看见她连正眼都不看自己的冰冷劲，只能打消念头，叹了口气，悄无声息地进了自己睡觉的小屋。躺在床上，他放平了瘦长的身子，想借着酒劲赶紧迷糊过去。可偏偏脑子清楚得像一面镜子，把他这几年走过的路映了个明明白白。

“老肖，我们不回北京就不成吗？包头这地方，虽然说不上好，可我在铁中教书，你也进了段机关，工作条件都不错。又住着八十多平的房，有什么不满意的！再说，我的家又在这儿，你让我跟你走……我……我……唉！”

“树挪死，人挪活！走吧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的理你也懂！你

好好琢磨，有道理！这儿虽说有你的家，可北京那儿也有我的家！老父亲尚在，我……我也想尽……尽孝。包头再好，可我也想归根不是！再说……再说，我们也得为儿子……”

一晃，过去小二十年了，当初媳妇和他的对话，至今肖国平仍能一字不差地回忆起来。可只有他心里明白，当时他和媳妇说的理由并不完全。还有个更重要的想法是，自打梁欣、张成和刘星调回北京后，自己心里就没踏实过。他依恋哥儿几个的情分，更胜于对一个“家”字的理解。但这个理由他说不出口，他怕伤了媳妇和她家人的感情。

决心下了，他托人情、走关系，加上北京几个哥们儿的帮忙，总算一切遂愿，他踏上了回家的路。火车正点开进刚刚启用的北京西站，站台上等候的几个哥们儿早就发现了一直贴在车窗玻璃上的他。看见哥儿几个追着尚未停稳的列车，挨个儿敲打着车窗的玻璃，那一刻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上涌。后来，是怎么被撕扯着下了车，又是怎么进了梁欣早就订好的饭店，怎么喝得大醉，他却一直不能记起。他没有想到，他这一醉，就再没有醒过！

肖国平两只空洞的眼睛，死死地盯在床头儿子的照片上，二十来年的辛酸委屈瞬间涌了上来。兄弟反目！为了几间老房闹到了法院！为求得安宁，他跪在全家人面前苦苦哀求！然而，老父仍是在一片嘈杂的争吵中，死不瞑目！面对这个不消停的家，他烦、他委屈，可 he 得忍！

看着儿子逆境中艰难求学，一步登顶后，又求得了令人仰慕的工作。他和窝在一所小学任教的媳妇，心里总算得到了安慰。儿子娶妻，生了可心的“小棉袄”。他临退休，又分到了和张成同院的二手房。他觉着苦尽甘来，一切都有了希望！然而，他没有想到，更大的灾难又将他带入了万劫不复。白血病突然降临在儿子身上，半年时间撒手人寰！儿媳带着孙女，不再登门！老伴面对这桩桩摧残，她的心冷了，冷得时常让他不寒而栗。

家散了，心冷了，他彻底后悔了！后悔当年的回京之举竟是如此孟浪。心烦意乱的肖国平从床上爬起来，从床下拖出一瓶昨晚喝了一半的“二锅头”，像喝凉水一样灌进了胃里。

“爸，您别送了！您都送了这么远了，这一路您花了这么多钱，又受了这么多累，您别送了！剩下的路，您让儿子自己走吧！再说，我妈还在家等着您呢！”

肖国平迷茫地看着眼前的儿子，不由自主伸手摸了摸儿子苍白的脸，不放心地说道：“儿啊，你这么一走，爸心疼！你看前面的路又黑又冷！你让爸再送送……爸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

“爸，我没事！我的病不是都好了吗？我都这么大了，总有些路是要自己走的。当年，您上山下乡的路不也是自己走的吗！您看，您看，我同事不都在前面等我吗？”

肖国平顺着儿子的手势，抬眼一望，前面桥下，可不有几个影影绰绰的人，正向儿子招手。

“儿子你去吧，别忘了常回来看看……”肖国平边说，边伸手想再拍拍儿子的肩膀。然而，他伸出的手落了空，眼前的儿子没了踪影，只隐隐听到了一阵哭声。

“儿子……儿子……你别哭！爸来了！”肖国平边喊边循着哭声向前扑去。

肖国平一个激灵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摸着满脸的虚汗和突突狂跳的胸口，他知道刚才是在梦中又和儿子见面了。可那……那儿子的哭声还在耳边萦绕。他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脸，这才听清，哭声来自隔壁老伴的房间。老伴的哭声，像鞭子抽在心里一样，让他一阵阵冷得发抖！他一把抓过毛巾被，使劲地包在头上，可那哭声像是钉在了心里，仍是呜呜咽咽地不曾停止。

他扔开被子，睁着有些浮肿的眼睛，在心底喊道：哭吧！哭吧！我对不起家里，对不起儿子，更对不起你！你让我陪你儿子，可那也是我的儿子！我这心里也委屈，也苦啊！唉，这……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！

想到痛处，他又把手伸向床下，“二锅头”幽绿色的酒瓶在他的手里像瓶能救命的药。他发狠地用后槽牙咬开瓶盖，抬手就要往嘴里灌！可瓶嘴刚沾嘴边，猛地想起，今天该是和梁欣等几个哥们儿打羽毛球的日子。